

十年一覺經方夢

杨大华 著



十年一覺經方夢

楊大華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一觉经方梦 / 杨大华著 .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1
ISBN 978 - 7 - 5132 - 5051 - 1

I . ①十… II . ①杨… III . ①经方—文集 IV . ① R2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88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廊坊市祥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157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5051 - 1

定价 4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89535836

维权打假 010-6440575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微商城网址 <https://kdt.im/LIdUGr>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s://zgzyycbs.tmal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我非常喜爱经方。多年来，写了许多关于经方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在网络上发表，有的变成铅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张钢钢老师看了我的文字，觉得对中医后学者会有帮助，建议我结集出版。我接受了张老师的建议，便有了这本册子的问世。我不知道它对读者能有多大帮助，但对自己算是保留一份记忆吧！

这个集子主要内容是围绕经方的。因此，取了其中的一篇“十年一觉经方梦”作为书名。事实上，自己对于经方的学习并不止 10 年。由起初的懵懵懂懂到渐渐深入，走过的路也算是坎坎坷坷，对经方的认识也逐渐清晰。经方是中医学里最为规范的部分，是古代实用技术的靓丽一抹，有着明确的用方指征、具体的药物剂量、翔实的煎服说明，以及服药后的诸多注意事项。这些完备的环节无不诠释着技术的本质。揭去形形色色的“盖头”，回归到技术的定位才是研究经方的正途。

对于我个人而言，每一篇文字都是自己成长的“脚印”，留下所行与所思。真切地希望这些文字对后学者能够有所借鉴。同

时，对于其中的错误，也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教！

福建中医药大学张亮亮老师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杨大华

2018年3月25日

目 录



经方之美	001
素面初无一点妆	004
关于《伤寒论》的思絮	007
从《神农本草经》看经方用药	013
对几个经方问题的认识	015
你能看出几头狮子	023
辨方证的“123”	025
文成公主的“非诚勿扰”	027
辨方证的临床体会	032
由莫塔思路想到的	037
对《伤寒论》中“胃”的思考	045
从流行性出血热看古伤寒	048
仲景学说量效关系举隅	051
张仲景运用形象比喻写作手法探析	056
评莫枚士之《经方例释》	062
汤本求真与龙野一雄学术思想之比较	065
十年一觉经方梦	074
我眼中的经方家	079

写给未来经方医生的信	082
借双西眼看经方	086
对“不求其全，但求其真”的理解	108
学术的“忠贞”PK学术的“花心”	111
“唯美派中医”的追求境界	114
纯净的医学	117
医生，有时是守望者	119
对经方常用药的认识	123
麻黄说：“我的峻猛你不懂！”	174
名医是如何学医的	176
我所敬仰的两位医学家	181
名中医朱秀之逸事	185
印我青鞋第一痕	188
经方的“味道”	190
行走在方证路上	192
医案，你的可信度有几成	241
医路见闻	244
换胎药	257
中医学子，您容易成为这些人士	260

经方之美

经方是中医之根，中医之魂，中医之脊梁；也是中医学里最有魅力的部分。经方之美，美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沧桑之美

经方，形成于何时？什么人发明的？不知道。神农、伊尹只是假托，张仲景只是它的传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古代医工——经方的先驱者！就其载体——《伤寒论》来说，迄今已经 1700 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说不清楚其书哺育了多少医生，算不清楚其方救了多少患者。黄连的苦、半夏的辣、甘草的甜，泻心汤里依然能品到远古的气息。

2. 典范之美

经方，记载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开创了方证对应的临证先河，展现了方药加减变化的规律，由此成为后世名医的学习典

范。从王叔和到孙思邈，从许叔微到柯韵伯，从曹颖甫到胡希恕，一代又一代的经方家前赴后继，经方的血脉一直没有中断。它的学术地位，等同于兵学里的《孙子兵法》、儒学里的《论语》、书法里的《兰亭序》。

3. 简朴之美

经方，其著作文字洗练，直比《易经》和《道德经》；没有《内经》的浮辞骈语，没有《庄子》的夸张联想；只是以白描和形象比喻的手法告诉人们“是什么”，却很少说明“为什么”。恰如岳美中先生的评价：“见其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

4. 严谨之美

经方，其组方结构严谨，一个桂枝汤，加桂加芍，量之有变，方名亦殊；厚朴、大黄和枳实三味药比例不同，方名也因之各异。在具体操作方面更是量化入细，如煎药加多少水，煮取多少药液，每次喝多少升，每天喝几次，强者喝多少，羸者又喝多少，服后需要如何将息，发汗到什么程度，汗出不止又该如何对

付，哪些情况需要停后服，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说明。

5. 平实之美

经方，所用之药多为平常易得之品，诸如甘草、桂枝、半夏、柴胡、白芍、大黄之类，在今天也是常用药；至于生姜、葱白、大枣、饴糖、蜂蜜、薏苡仁、赤小豆、小麦、羊肉、猪肤、猪膏、人发、水蛭、虻虫、蛴螬更非难得之货。从今天眼光来看，无论是甘麦大枣汤，还是当归生姜羊肉汤，更像一道药膳。医归平正，用平常之药取得卓越疗效，那才是真正的神奇！

6. 体系之美

《伤寒论》所用的理论框架是“三阴三阳”。“伤寒如流水”“走马看伤寒”，外感病变化迅速，因此，对于病情的把握也需要一套跟踪与管控体系。“三阴三阳”的确是合适的理论工具，不仅镜像般地反映着病情的传变，同时也赋予相应的治法对策。如果把疾病的发展比作邮差，那么，“三阴三阳”就是驿站。疾病变化莫测，但大致的轨迹却可以把握。古人没有条件从微观上研究疾病，只能被逼着在现象层面想办法。设身处地去想，“三阴三阳”体系在当时无疑是最佳的疾病观、最美的方法论。

素面初无一点妆

经方原本是什么样子？此问时常萦绕心头。在其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后人不断的“画眉”“涂脂”，如今很难看到它最初的模样。我们尝试着为它洗铅黄，卸红妆，还其旧时光。

最原始的经方著作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它没有“伤寒”“中风”，乃至“天行”等概念，那个时候这些术语还没有被发明；也没有“太阳病”“少阳病”等概念，这些名词也没有被引入进来。它应该是非常简练的。《伤寒论》诸多版本的条文还不够精炼，比如太阳病篇许多条文的开头都冠以“太阳病”三字，明明放在太阳病篇还反复提及太阳病，的确非常啰唆。最早的古书是刻在竹简上的，会不会是担心竹简散落而条文错乱，因此加上这些呢？最初的经方条文，应该就是远田裕政所说的“排除一切阴阳概念和伤寒概念的原则，当然也排除所谓的‘表里’一类属于‘高等’的概念”，恰如他举的例子“自下利者，黄芩芍药甘草大枣汤主之；若呕者，黄芩芍药甘草加半夏生姜汤主之”。这些条文“只是纯粹经验的结晶化”。

远古时期的经方医生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主要在做这

些事：

一是观察。他们要观察病情的症状特点，比如“热”，有“恶寒发热”“往来寒热”“日晡所潮热”“面翕热如醉状”。不仅观察症状，还观察脉搏、腹部表现以及舌象等客观体征，观察病程长短，观察服药前后的变化，观察死亡病例的临终表现，这些内容在《伤寒论》中均有丰富的体现。

二是试验。所谓的试验就是拿药配方直接给患者吃。症状缓解的，将其经验记下来，并传下去；没效的、吃坏的就果断抛弃。那时疾病多，尤其是传染病更是频繁发生，为医生提供了大量的试验机会。又没有“医闹”，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去干。试验中，医生之间有可能会进行病例讨论，形成共识。

三是带徒弟。那时学医一定是小众之事，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自学的，要么是家传，要么是师传。不论哪一种，都离不开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伤寒论》中的“问曰”“师曰”即是师带徒的忠实记载。

为什么只能走方证相对之路？方证相对是经方的临证模式，这是当时医学发展的必然。限于古代的认识水平，那时候没有出现具体病名，更不知道发病原因及发病机理，只是面对一大堆症状与体征。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对疾病的治疗。通过大量实践，先是形成了“汗”“吐”“下”的攻击疗法；然后发现攻击过度带来的弊端，又发展了对此的补救措施，逐渐积累经验，在

“汗”“吐”“下”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开始丰富起来。这些依据现象来用药的经验靠什么来整理？哲学没有被引进来，临证思辨体系尚未形成，只有靠死记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药方有效。为了便于记忆与传授，所以只能提取并保留浓缩的用药经验。像桂枝汤条文那样“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最适合记忆。没有形成医学理论体系，没有出现更高的思维工具，面对大量的零散的用药经验，方证相对的临证模式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朴素的用药经验、朴素的表达形式，是我眼中最美的经方。远古的经方医生们，不必写论文，无暇开派对，他们默默地袭家传，承师训，让道统延绵不绝。这些无名英雄，是我心中极为崇敬的人！



关于《伤寒论》的思絮

(一)

《伤寒论》是经过许多人整理的经方著作集，不是经方的原著。之所以“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那是因为前期工作已经做完。《汤液经法》应该对制方原理做了翔实交代。经方的经验无疑是在治病的实践中一点一点试出来的。但以方试病的思路却不是随意的，一定是有迹可寻的。比如，是先把药分为若干类，把病之性质分为若干类，然后按照某些规则去试验。就像数学上的公式，依靠繁杂的演算过程得出，但写进教科书时，这个演算的过程便省略。因此，《伤寒论》是“公式”汇总，之前的一切“演算”全部舍去。是得鱼忘筌或登岸弃舟。

(二)

《伤寒论》条文最多的还是以“太阳病”“阳明病”等六病为开头；其次，是以“伤寒”“中风”等病名为开头；再次，是以“发汗后”“大下”“烧针”等治法为开头，这部分内容很少。

条文的体例非常不统一，从中不难看出，《伤寒论》的写作属于“集”，而不是“作”。以“发汗后”等具体治法开头的条文最为朴素，更像是最早的条文。至于“伤寒”之名，见于西汉之后，此前称之为“热病”“天行”。因此，以“伤寒”开头的条文应该是出自西汉之后经方医家之手，推测《汤液经法》不会有这些条文。“阴阳”的概念出现比较早，推测含有“三阴三阳”的条文应该早于“伤寒”开头的条文。而“发汗后”等以治法开头的条文，一定是阴阳概念引入之前的最原始条文。

(三)

《伤寒论》也存在概念混乱的现象。比如“中风”，在太阳病篇云：“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但阳明病篇又云：“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太阴病篇也说：“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脉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厥阴病篇同样可以看到“中风”的身影：“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一个“中风”，在太阳病篇、阳明病篇、太阴病篇及厥阴病篇都出现，其内涵也各有不同，让读者相信哪一个呢？这种现象说明《伤寒论》绝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明此，则对于那些无法解释的条文就不要强行为古人圆说。换言之，问题出在书上，不是读者理解能力不足。

知道《伤寒论》并非完美无缺，才不会跪读！

(四)

《伤寒论》少阴病篇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这是麻黄细辛附子汤的经典用法。再看看后世的用法，又有多少局限于“始得之”与“反发热”？而且，麻黄细辛附子汤的使用范围更是远远超出条文所述。从中可知，经方的生命力在于活用！“走出去，前面是个天。”突破条文，才能让经方发挥更大的价值！其方堪珍，其论不可拘泥。为学如水，不恋其源，方可流长。对于经方医生来说，读过《伤寒论》，添加自己的色调，才是真正的出彩！

(五)

桂枝汤是《伤寒论》第一方，但其所用并不限于外感病。如“患者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用桂枝汤“先其时发汗则愈”；妇人的产后风也有使用桂枝汤的机会。推测桂枝汤最初不是用于外感病的。上古时期，先民们不但与疾病作斗争，还与饥饿作斗争，与自然界中其他的动物作斗争，狩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活动。长途追逐目标，或与强兽角力，均可导致大量汗出与体力的透支。如何尽快恢复体力以进入下一场搏斗，这是摆在先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于是，桂枝汤应需而生，成为疲劳恢

复剂。

得了外感病，用发汗的方法没有治好，造成了体力衰惫。那些从桂枝汤获益的先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创造性地把桂枝汤用于发汗后的状态，发现同样起到恢复体力的作用。于是，桂枝汤成了外感病的第一方，编写《伤寒论》时收入书中。古人说《伤寒论》之方乃百病之方，可以治疗杂病，其实，它们中许多方剂原本就来自杂病的治验。

(六)

《伤寒论》的原始思维还是“方证相对”的模式。方，就像钥匙；证，则是锁孔。那时，古人眼中只有朴素的经验，还没有形成病机的概念。古人知道麦子可以果腹充饥，但并不知道麦子含有淀粉及矿物质。不知道麦子成分不影响古人食用麦子；不知道病机也不影响古人使用经方。如果抱定非要把病机搞清楚再使用经方，就像执着于非要将麦子成分搞清楚再食用一样。到底是今人傻，还是古人傻？

在今天，经方医生是坚定地执行方证思维，还是学习后世的各种辨证方法？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或许，方证相对就是经方医生临床思维的“窄门”！